

夢幻居畫學簡明

夢幻居畫學簡明卷二

新會鄭績紀常著

人物總論

寫山水點景人物以山水為主人物為配寫
人物補景山水則以人物為主山水為配此
論主在人物也而畫人物有五筆意筆逸筆
之分工筆意筆逸筆之中又有添雲折釵旋
斐淡描釘頭鼠尾各家法不同如用某家筆

法寫人物須用某家筆灑寫樹石配之不能
夾雜世有寫眉目髮鬚用工筆而冠履衣紋
用意筆又以工筆寫人物而用意筆寫樹石一
幅兩家殊不合法此近俗流弊因訛傳訛往
往習而不察有志畫學者當分辨之

述古

昔人論人物則曰白晳如瓠其為張蒼眉目
若畫其為馬援神姿高徹之如王衍閑雅甚

都之如相如容儀俊爽之如裴楷體貌閑麗
之如宋玉至於論美女則蛾眉皓齒如東鄰
之女瓌姿豔逸如洛浦之神至有善為妖態
作愁眉啼妝墮馬鬢折腰步鬪齒笑者皆是
形容見於議論之際然也若夫殷仲堪之眸
子裴楷之頰毛精神有取於阿堵中高逸可
置之丘壑間者又非議之所能及此畫者有
以造不言之妙也故畫人物最為難工雖得

其形似往往乏韻故自吳晉以來號為名手者才得三十三人其卓然可傳者則吳之曹弗興晉之衛協隋之鄭法士唐吳道元鄭虔周昉五代趙才王商宋李公麟張翥雖筆端無口而尚論古之人至於品流之高下一見而可以得之者也

宣和論畫

人物衣冠時代不同不可不詳細分辨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冠簪後周以

三尺皂絹向後幘髮名折上中通謂之幘頭
武帝時裁成四脚隋朝惟貴臣服黃綾紋袍
烏帽九環六合靴次用桐木黑漆為巾子裹
於幘頭之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
而烏帽漸廢三代之際皆衣襦衫秦始皇時
以紫緋綠袍為三等品服庶人以白國語曰
袍者朝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下加
襪唐高宗朝給五品已上隨身魚一品已下

文官帶手中筭袋刀子礪石武官五品已上帶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歲厥針管火石袋開元初復罷之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二代已後始服木屐伊尹以草為之名曰屨秦世參用絲革鞞本胡服趙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鞞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鞞凡在經營所宜詳辨至如閣立本圖昭君妃虜戴帷帽以據鞍又王知慎畫梁

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惟帽創造隋
代軒車廢自唐朝雖弗害為名蹤亦丹青之
病爾郭若虛畫論

論工筆

工筆如楷書但求端正不難難於筆活故鬚
髮丝毫不紊衣裳錦繡儼然因為精巧尤貴
筆筆有力筆筆流行庶脫匠派欲脫匠派先
辨家法筆法為下手工夫故衣紋用筆有流

雲有折釵有旒非有淡描有釘頭鼠尾各體
不同必須考究然後胸有成灑

流雲法如雲在空中旋轉流行也用筆長執
行筆宜圓人身屈伸衣紋飄曳如浮雲舒捲
故取法之其法與山石雲頭皴同意寫炎暑
秋涼單紗薄羅則衣紋隨身緊貼若冬雪嚴
寒重裘厚襖則衣紋離體濶摺宜活寫之
折釵法如金釵折斷也用筆剛勁力趨鉤踢

一起一止急行急收如山石中亂柴亂麻荷
葉諸皺大同小異像人印新衣膠漿摺生稜
角也

旋非法如韭菜之葉旋轉成團也韭菜葉長
細而軟旋迴轉摺取以為法與流雲同類但
流雲用筆如鶴嘴畫沙圓轉流行而已旋韭
用筆輕重跌宕於大圓轉中多小彎曲如韭
菜扁葉悠揚輾轉之狀類山石皺法之雲頭

蕪解索也然解索之擘曲筆筆層疊交搭旋
非之擘曲筆筆分開玲瓏解索筆多乾瘦旋
非筆宜肥潤尤當細辨李公麟吳道子每畫
之

淡描法輕淡描摹也用筆宜輕用墨宜澆兩
頭尖而中間大中間重而兩頭輕細軟幼緻
一片恬靜嫵娜意態故寫仕女衣紋此法
為至當

釘頭鼠尾法落筆處如鐵釘之頭似有小鈞
行筆收筆如耗鼠子尾一氣拖長所謂頭禿
尾尖頭重尾輕是也工筆人物衣紋以此法
為通用細幼中易見骨力故古今名家俱多
用之學者亦宜從此入手

論意筆

意筆如草書其流走雄壯不難於有力而難
于靜定定則不漂靜則不蹉蹉則浮漂則滑

滑浮之病筆不入紙似有力而實無力也用
浮滑之筆寫意作大人物固無氣勢即小幅
亦少沉著

作大人物衣紋筆要雄墨要厚用筆正鋒隨
勢起或濃或淡順筆揮成毋復改削庶雄厚
中不失文雅若側筆橫掃則似老蒼實為麓
俗殊不足尚宜鑑戒之

人物寫意其鬚髮宜用破筆寫起再用墨水

渲染趁濕少加濃焦墨幾筆以醒之雖三五
筆勢望之有千絲萬縷之狀意乃超脫不可
逐筆逐條分絲排絮意變為工

寫意衣紋筆宜簡氣足神閒一筆轉處具有
數筆之意即面目手足須同此六筆寫成毋
寫肉寫衣用筆各異寫一人今用兩筆則一
幅夾雜兩法矣鑑賞家弗錄

論逸筆

所謂逸者工意兩可也蓋寫意應簡畧而此
筆頗繁寫工應幼緻而此筆頗粗蓋意不太
意工不太工合成一法妙在半工半意之間
故名為逸

寫大人物有用工筆者其衣紋寫流雲旋非
等法甚為的當必須筆力古勁筋骨兼全乃
無穢氣此亦工中寓意仍是逸筆若一味細
幼不見氣魄即如市肆畫神像者徒得模樣

何足貴耶

或問前論一幅不宜用兩筆此論半工半意豈非用筆夾雜前後矛盾耶予曰否前論工筆寫人物寫鬚眉寫手足者用細筆也意筆寫樹石寫衣紋者用大筆也先用細筆而後用大筆是大小兩筆混用故為夾雜而逸筆所謂半工半意者始末同執一筆但取法在工意之間由胸中腕中渾化而成非寫一半

用細筆一半用大筆云

論尺度

寫人物之大小因頭面大小從髮際至地閣
量取為尺以定人身之長短高矮古有定論
立七坐五蹲三然有不盡然者執泥此論多
有未合要隨面貌肥瘦長短如何應長則長
應短則短定論之中亦要變通不可拘為一
定不易

山水中論界尺與人物中論尺度同是取法
但山水之界尺以天地萬物而言所有山石
樹木之前後屋宇亭橋之高低人馬舟車之
大小几席器皿之方圓俱包涵論及之此云
人物尺度只在人身而言其中頭面耳目之
濶窄口鼻髮頰眉之高下手足背脊之長短與
乎行立坐臥之屈伸皆為分辨故界尺與尺
度法同而論異也

人身固以人頭為尺而配山石樹木樓閣亭
臺又要以人為尺推之器用鳥獸凡物大小皆
當以人較量以為尺度自是秘訣

論點睛

生人之有神無神在於目畫人之有神無神
亦在於目所謂傳神阿堵中也故點睛得法
則週身靈動不得其法則通幅死呆活當隨
其所寫何如因其行卧坐立俯仰顧盼或正

觀或邪視精神所注何處審定然後點之
面向左則睛點左面向右則睛點右隨向取
神人皆知之有時獨行尋向孤坐懷思身在
圖中神遊象外則向左者正要點右向右者
偏宜點左方得神凝更見靈活

論肖品

凡寫故實須細思其人其事始末如何如身
入其境目擊耳聞一般寫其人不能寫其貌

要肖其品何謂肖品繪出古人平素性情品
質也嘗見磻谿垂釣圖寫一老漁翁面目手
足蓑笠釣竿無一非漁者所為其衣褶樹石
頗有筆意惜其但能寫老漁不能寫子牙之
為漁蓋子牙抱負王佐之才於時未遇隱釣
磻溪非泛泛漁翁可比即戴笠持竿仍不失
為宰輔器宇也豈寫肖漁翁便肖子牙耶推
之寫買臣負薪張良進履寫武侯如兒韜畧

寫太白則顯有風流陶彭澤傲骨清風白樂
天醉吟灑脫皆寓此意倘不明此意縱鍊成
鐵鑄之筆力描出生活之神情究竟與關犁
匠無異耳肖品工夫切須講究

前人畫壽仙每寫鬚眉畫白以像老態殊不
思白鬚眉之老者乃凡間稱壽耳不是神仙
中人也何以見之攷諸打老兒一事可想而知
知矣近世名手亦有想不及此予少時曾亦

錯過皆因前輩偶然失檢後學反以為準繩
錯不自知故劉道醇曰師法捨短

寫美人不貴工緻嬌豔貴在于淡雅清秀望
之有幽嫺貞靜之態其眉目鬢髻佩環衣帶
必須筆筆有力方為可傳非徒悅得時人眼
便佳也若一味細幼姱麗以織錦裝飾為工
亦不入賞世人有寫西施浣紗圖滿頭金釵
玉珥週身錦衣繡裳而紗籃亦竹絲精緻其

矜貴華麗絕世嬌容莫不贊美為難得之畫
不知西施之美固不在於調脂抹粉而浣紗
時更無錦繡華服也

寫仙佛不是繪出袈裟描成道服已也宜於
面目間想其心術於舉動處想其生平不必
標名自是阿彌陀佛雖在塵世亦有道骨仙
風裝束須有古氣不可有俗氣佈置甯有怪
物不可有時物

畫神鬼前輩名手多作之俗眼視為奇怪反
棄不取不思名人作畫並非以描摹悅世為
能事實借筆墨以寫胸中懷抱耳若尋常
畫本數見不解非假神鬼名目無以舒磅礴
之氣故吳道子畫天龍八部圖李伯時畫西
嶽降靈圖馬麟作鍾馗夜獵圖龔翠巖作
中山出游圖貫休之十六尊者陳老蓮之十
八羅漢俱是自別陶冶不肯依樣葫蘆胸中

樓閣從筆墨敷演出來其狂怪有理何可斥
為誕然必工夫純熟精妙入神時有感觸
不妨偶爾為之以舒胸臆亦不可執為擅長
矜竒立異

人物總譜

奇文共欣賞

續卷二





擲杖化龍

續卷二



流雲法



夢幻居

濯足扶桑



流雲法



夢幻居

農人告予以昏及
將有事於西時



折奴点



洪
幻
居



一奴長
鬚不
畏頭一
婢赤腳
老無齒

折奴法



夢幻居



身似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旋非法

夢幻居



不食又穀
噉百藥

續卷二



七

旅非法



夢幻居





淡描法



月明歸路
紫婆娑

夢幻居

浴乎沂風舞乎雩



淡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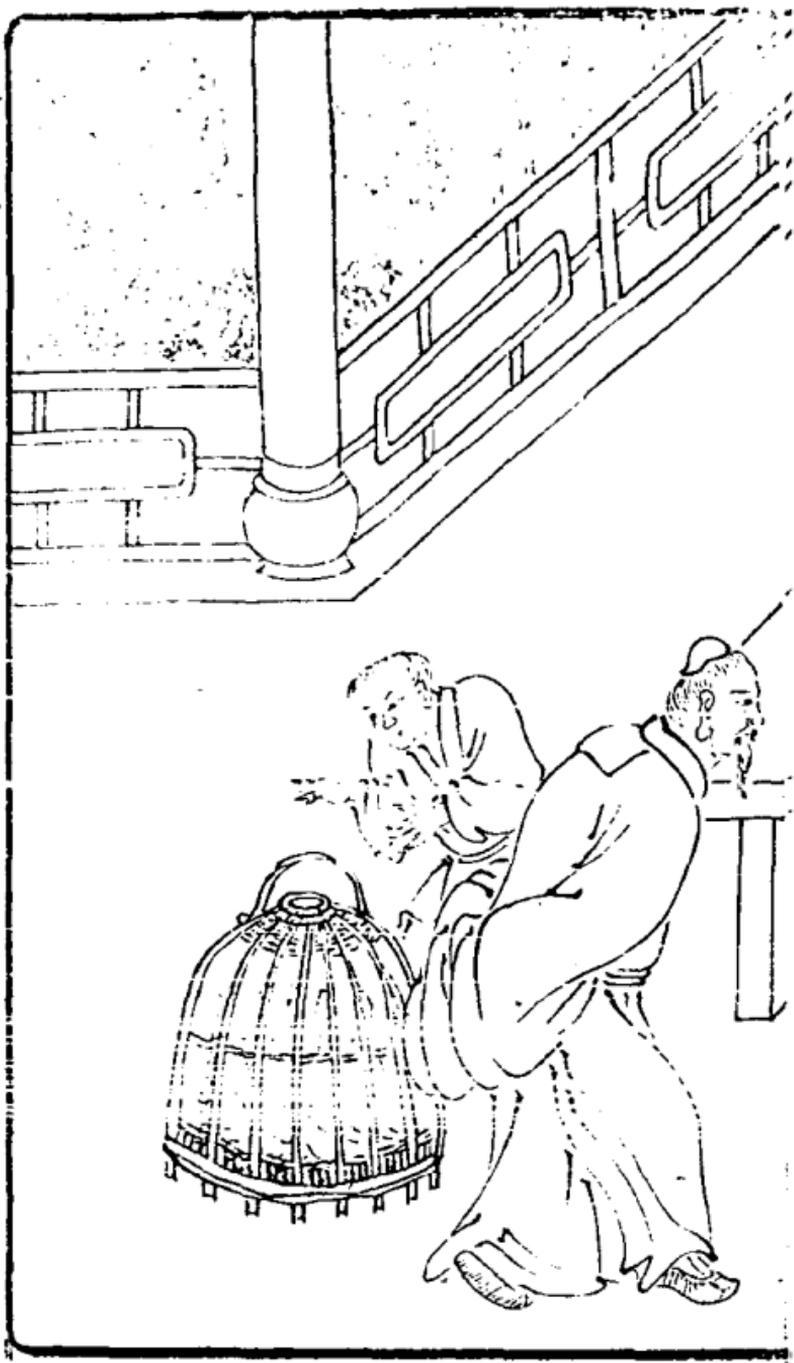
夢幻居

黃庭換白鷺

終卷二



釘頭鼠尾法



夢幻居



釘頭鼠尾法



英雄獨立

夢幻居



白雲山市場圖
戲寫
所見



意筆法



夢幻居











意筆法



夢幻居



意筆法



夢幻居



意筆法



夢幻居







忘年法



夢幻居



婢詩





仙酒

逸筆法



夢幻居

折腰如問婦未意
恨許東歸老菊知



花雨不知
春自去
水明一
月中吹

逸筆法



夢幻居

滌去薰染之汚復其本來之善是曰淨心



消得百年三日月不
打邊陲六子場



逸筆去

夢幻居

米顛品石圖

續卷二



十四

采藥鍾山陽
服食改湯客



逸筆法

夢幻居

青山不厭三松徑
長日唯消一局棋



懶君此傾陸亦不為只騎



振席中間
讀書經



續卷二



三

醉卧花间
琴作枕在
官何如在
家官



逸筆法

善幻居

畫人物形像之外固須鍊用筆
法尤賢觸景傳神斯譜於五筆
中分深雲折釵旋韭淡描釘頭
鼠尾與意筆逸筆各瘡乃為初
學入門知所適從耳至傳神之
處當以意會之

樂

